

金馬

一 今朝徒空言

如果事情沒有那樣地開始，也許就不會這樣地結束。滾滾的歲月載不動重重的回憶，只將那美好的印痕洗刷得更為塵淨、更為雋永；瞧那萬古一縷清風掀雲擁雨徐徐不絕，却總帶不走人間那幾許反反覆覆的古老：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愁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陽光仍絢綢地普照著，沒有人去注意是否那兒曾經缺乏過幾朵閃爍；也沒有人會相信，在北醫翻騰著一身傲氣的我，竟也曾擁吻西風殘月，酒淚低吟著段段無可如何的往事。當寂靜環繞著獨處的深夜，不堪回首的一片片又躍動在徬徨的記憶深處……

二 去年今日裏

孟夏的中一中校園到處瀰漫著肅殺的讀書氣氛，為七月即將來臨的那場大戰譜一曲慢板的前奏，日子的流轉悶得讓人發慌。如果註定我跟萍要在這麼無生氣的環境裏逆

出感情的火花，那麼，似乎用不着去奇怪，為什麼我們要結束得那麼無奈、那麼懦弱！不是嗎？不管人間多少風花雪月，時間總是毫不留情地一把帶走。

「你吃飯的姿勢很奇怪！」
「是嗎？」

「嗯！身子直得像給嚇著了的小男孩。」

「小男孩？妳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嗎？再兩個月就要參加聯考了，還小？」

「還小就是還小，怎麼看怎麼小，去！去！去！讀書去！」

萍大我兩歲，也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無拘無束地談著，談著許許多多的課外書，談著生活，也談著未來。

高二那時我不認識她，只隱約知道中一中福利社裏有一位「冰淇淋小姐」，僅僅為了好玩，我們為她編織了許多年青人所夢幻的美麗故事。沒想到，高三時，却因為我那一付奇怪的吃飯姿勢而讓往後三年的生命裏交響著風風雨雨的幽怨，該怎麼說呢？當命運在你四週顫動出掙扎的旋律時，要迴避呢？拒絕呢？或者讓唱針一圈圈無助地滾進直到結束！

日子就在交相激盪的快樂裏跳躍地消逝。

畢業時，萍交給了我一本日記，上面寫著：

「心之谷，
傾聽你的細訴，
分擔你的憂悶，
共享你的喜悅。」

於是，許多在心底流過的淒涼就此化為清脆的細喃。我想，「命運」實在是個很有幽默感的高級賭徒，在這個讓十幾萬人冒汗的日子裏，牠輸給了我一位談天說地的知交好友，却著實實地開了我一個不算小的玩笑——我聯考落榜了。你知道，就跟許多其他的事情一樣，「結果」往往就是一切評判的標準；我，就這樣成了一個身死沙場的戰將。不管你對價值的看法如何，社會自然有它的一套評量方法；雖然說只有「時間」能證明一個人的成敗，可是人們總等不及似的要快點下結論，為此，不知有多少血性青年在成功與失敗的刀口上顫抖著徬徨的腳步呢！

「不要管太多別人怎麼說你，我了解你，也相信你終會成功，好好讀書，好嗎？」

「可是，家裏誤解成是因為妳才使我考不上大學的。」

「誤解總會有的，你不能盼望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情都能有正確的評斷，不是嗎？你常說的喔！如果只有成功才能證明你的一切，我相信你會聽父母的話，考上醫學系的，對嗎？為你，為父母，也為我！」

細

定戈

世界就是這麼可笑，你甚至還不了解自己就得要去證明自己，只因爲你是生長在許多的「期望」之中。

就這樣，在萍的鼓勵下，我帶著一顆沈沈的心，背著那包重重的書，在台北展開了獨來獨往的高四生活。再也沒料到，好動如我，竟也能讓自己埋首在孤獨裏飄盪著一年寂寞的身影。這又爲什麼呢？管他的，反正，反正日子總是要走的，就看你如何去握緊那一瞬的倉惶爲生命添加更多的閃爍，不是嗎？

三一夢寄浮生

一泓清涼的夜色籠罩著佇立陽台上的我。

北市雖然人車如流，喧吵得像個哭鬧不停的小孩，這幢四樓的公寓倒還能隔絕得開煩吵的塵囂。清風傳萬谷，明月印千江；如果人類也能夠那麼地悠遠，那麼地恆常，也許就不會蒙著層層的煩惱匆促地走著不敢肯定的人生了。

「別想那麼多了，平凡也是種快樂的人生。」

「我也喜歡平凡，但我不能停止思考我的生命。」

「總有一天，你的笨腦袋瓜會因此而迸開的。」

「妳怎麼知道？亂講！」
「怎麼不知道？我把你給看透

了！」

萍最得意的事就是她把我給看透了，她知道我的鬼腦筋在想著什麼，雖然有時候我故意裝得很神祕的樣子；她也知道我那些莫名其妙拐了七八個彎的話在說什麼，雖然我時常笑她傻。其實，如果不是她那麼調皮的話，我也不會被她「騙」去那麼多「不可告人」的東西，讓她得意得像在喜馬拉雅山上抓到了馬里亞納海溝裏的大魚一般。

「毅，書讀得怎樣了，悶不悶？」

萍最喜歡在晚間十二點從公司「偷」打長途電話給我，她說，那就像小時候爬椅子偷吃糖一樣的緊張刺激。

「當然悶，一個人守著四樓，跟牆壁談心啊！」

她的家境不太好，我畢業後，她也離開了中一中，早上在電子公司當會計，晚上讀夜間部。說真的，除了喜歡跟我搗蛋之外，她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好女孩。人生有許多條道路可走，有些人雖然舉步艱困，却走得那麼踏實；有的人過得一帆風順，却漫無目標。

「我也悶！」
「爲什麼？」

「你猜！」
「想我！」

「亂講！你爸媽今天來找我了。」

「找妳？去台中？」

「嗯！」

「怎麼？」

「他們叫我不要影響了你讀書的情緒。」

「什麼意思？」

「我們要斷絕外交關係了啦！」

「什麼意思！」

「什麼話，我自己要的朋友，他們怎麼可以……。」

「毅，不許你胡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聽他們的話，好好用功，好嗎？你是長孫，也許受到的壓力會大些，但他們也是爲你好，知道嗎？你一直是個好孩子、好學生，不要辜負了他們對你的期望，好嗎？」

「難道我們就要這樣分手？難道……。」

「不要一副生離死別的樣子，放榜後我會跟你聯絡，好嗎？」

「……」
「……」

萍哭了，我知道，爲了鼓勵我，她總要在我的面前假裝堅強的樣子；天，爲什麼總有那麼多煩瑣要困擾著這顆欲乘風飛去的心靈呢？陽台上，清澈的夜色逐漸朦朧，堅強如我，竟也自眼角劃出了兩道晶瑩的淚痕。

時間依然飛馳著，單調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仍天天佇立陽台。

四 花舞蝶不飛

把顆塵揚的心深埋在孤寂的歲月裏，一年平靜的奮鬥後，我又重新塑起了那被別人界定了的形象，是成功了？或失敗呢？一道無形的枷鎖又重新套在心靈的深處。一個嚮往物理世界的小子，就這樣走入了生命的醫學領域。

「毅，要不要我恭喜你考上北醫？」

「不用了，妳知道爲什麼不用，不是嗎？反正幾百年前我就被妳給看透了！」

「毅，聽我說，好好的開創你的大學生活，好嗎？憑你的才華不難找到一個適合你生活的新天地，也不難找到一個更愛你的好女孩，知道嗎？」

「什麼話，妳說放榜後要跟我聯絡，就是要跟我說：玫瑰已經謝了，再去種株百合吧！就是要跟我說這些嗎？」

「毅，冷靜些，事實證明我倆不可能在一起。你父母那麼反對，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偷偷的結婚嗎？可以不見公婆嗎？這些的困擾，閒言閒語，你可會想過？」

「我不管，妳知道我們這樣並沒錯。」

「別賭孩子氣！我們都知道沒

錯，但是別人怎麼認爲呢？你父母又怎麼說呢？」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就像我的聯考一樣。」

「時間只是痛苦的累積罷了！你說！如果我嫁人去了呢？」

「……」

對啊！萍大我兩歲，而我還有七年漫長的學業，我有資格要求她什麼嗎？現實是可怕的，我們有勇氣去抗拒它嗎？我們都是典型的好孩子，敢違背父母的成命嗎？一切的一切，難道只能訴之於春夏秋冬的輪轉？一切的一切，難道只能成爲花開花謝的愁悵？誰知道呢？造化要怎麼安排你？

走在紅白相映的百米道上，走在有風有雨的川堂裏，大學的生活逐漸地綺麗繽紛起來，可是，那被吹繃了的心湖裏却始終盪漾著無法平復的漣漪。日子由一串串的讀書，考試，一串串的社團、郊遊連接而成。幾多的苦悶、迷惑，也總隱藏在我的歡笑聲後面。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我喜歡安靜？也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我喜歡沉思？

五 淘盡一江水

事情往往結束得就像還沒開始一樣。繁忙的社團工作並沒法掩飾我內心那股無奈的委屈，整整三年的感情，似乎不得不在這孟夏裏埋

爲記憶。唉！相隔兩百里，在這多變的世界裏，就算有山盟海誓，情海也會起風波的，不是嗎？何況：萍來信說：

「毅：

每立案前，總不知從何下筆，遠因近因，萬種情緒豈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呢？記得那偶語嗎？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鎖，情也蹉跎，癡也蹉跎；今朝塵盡光生，將情癡一起經過，

生也如何，死也如何；心是靈光一片，照破河山萬朵

智也成空，愚也成空。

我不是逃避什麼，只是怕傷害到你，在認識的男孩子裏，任何一個我都沒真心愛過，只有你。

自從你雙親到台中與我約談之後，我就已經警告自己了：我不能害了你。不要管他們對我說了些什麼？他們沒有錯，誰叫天底下的父母都祇愛自己的兒女！當時，爲了讓他們安心，我承認以說謊的方式下了保證，從那時起我也開始隱藏自己的感情，雖然你來信罵我，要我多寫信，我還是忍下心來，讓你在信箱裏找不到：給毅的信。

父母都是爲你着想，爲了你將來有更完美的幸福，他們爲你訂定『人生計劃』並不是完全錯誤，雖然他們並未徵求你的同意就已經下

了決定。這件事雖然並不是完全無可厚非，只因是愛兒心切，也就掩飾了一切錯誤，誰叫我們在他們心目中永遠停留在長不大的孩提時代呢？往日的諾言，我實在沒有勇氣去否認它，尤其是對你的父母。因此，我以遺忘來代替想念，以疏遠來了却煩惱，不要再罵我傻了，好嗎？愛與佔有是兩回事，只要我已經真正愛過，完美的，在我心靈之中永遠會完美得圓滿無缺，不是嗎？

四月八日是『他們』相親的日子，而我父母親也已經答應了。

祝福我，好嗎？毅，就像我天天爲你祈禱一樣虔誠。

萍」

聽說，男兒不該輕易地抖落淚珠，只是，知道嗎？今夜月色又朦朧了……

冷峻的星光輕打著我枯竭了的心靈，軟軟的沙灘上，一捲浪花又會沖走幾個空洞的腳印？我知道，該分手就不該流連，可是，我已茫然得不知如何去遺忘了，對著曾經共賞的明月，我送出了對萍滿心的祝福，並祈禱我們在重新踏出的第一步都能獲得挑戰現實的勇氣，在面對呆板的習俗、古老的傳統、無知的輿論之下，不再只會空嘆落花的飄零。